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第二十八回 關大帝泥胎顯聖 許真君撮土救人

善惡自中分，邪蹊與正路。規矩遵循合冥行，神鬼能糾護。旌陽豈木雕？壯繆非塑。彰獐明明當面施，人自茫無據。

——右調《卜算子》

嚴列星有一個胞弟叫是嚴列宿，與嚴列星同居過活，長了二十一歲還不曾娶有妻室。那嚴列宿自己做些小買賣，農忙時月與人家做些短工，積攢了幾兩銀子，定了一個莊戶人家周基的女兒周氏，擇了三月十五日娶親過門。那明水的風俗，婦婿是要親迎的。嚴列宿巴拽做了一領明青布道袍，盔了頂羅帽，買了雙暑襪、鑲鞋，穿著了去迎娶媳婦。到了丈人家，與他把了盞，披了一匹紅布，簪了一對絨花。也借了人家一匹瘦馬騎了，頂了媳婦的轎子起身。

誰知嚴列星那種的幾畝地，牛糞子種、收割耕鋤，威劫那鄰捨家與他代力，這地中的錢糧萬萬不好叫那鄰家與他代納。但鄰捨家既是不與他代納，他難道肯自己納糧不成？遂把朝廷這十來畝的正供錢糧闍在半空中，若是那里長支吾得過，把這宗錢糧破調了；如支吾不過，只得與他賠上。這一年，換了里長，還不曾經著他的利害，遂把他久抗不納糧的素行開了手本遞准，叫里長同了差人拘審。差人趙三說道：「這嚴列星是個有名的惡人，倚了秀才，官又不好打他。那一年也為不納錢糧，差人去叫他，叫倒不曾叫得他來，反把那個差人的一根腿打折了。我是不敢惹他的。」里長說：「既是大爺准了手本，咱說不的去叫他一回再處。」趙三說：「這到那裡，來回七八十里地，可是誰給咱頓飯吃，咱可好撲了去。」里長道：「這飯小事，我就管你的。」

兩人走到半路，只見一個娶親的來了。走到跟前，卻是嚴列星的弟嚴列宿。趙三說：「咱定要拿他的哥做甚麼？大爺又不好打他的。你敢啃他吃他不成？枉合他為冤計仇，不如拿了他的兄弟去好。」里長道：「你這倒說得有理。」趕上前，一個歹住馬，一個扯住腿往下拉。嚴列宿認得是里長，只說：「俺哥的糧，你拿我待怎麼？」里長說：「你弟兄們沒曾分居，那個是你哥的？」不由分說，鷹撮腳拿得去了。

新媳婦只得自己到家，天地上拜了兩拜。他嫂子給他揭了蓋頭，送他到了房內。到了起鼓以後，嚴列星指充是嚴列宿，走進房內。新人問說：「我在轎內看見把你捉將去了，你卻怎得回來？」嚴列星假意說道：「你看麼！咱哥種了地不納糧，可拿了我去！我到了縣裡，回說不是我欠糧，我今日娶親，從路上拿將我來。那大爺把差人打了十板，將我放的來了。將那布衫帽子都當了錢，打發了差人。」說著，替新人摘了頭，脫衣裳。新人還要做假，他說：「窄繫繫的去處，看咱哥合嫂子聽見，悄悄的睡罷！」新人不敢做聲，凡百的事都惟命是聽了。

再說嚴列宿拿到了縣裡，晚堂見了官，他回說是他哥名下的錢糧，他不當家主事。官問說：「分居不曾？」里長回說：「不曾分居。」官說：「不曾分居，怎說不干你事？」抽了三枝簽拿下去打，剝他的褲子，從腰裡掉出一匹紅布、兩朵絨花出來。官問說：「是甚麼東西？」他回說：「是披的花紅。因今日娶親，從路上被人拿住。」官問說：「是方去娶，卻是娶過回來？」回說：「是娶了親走到半路。」官說：「放起來！」說那里長：「你平日不去催他，適當他娶親，你卻與他個不吉利，其心可惡！」把那里長打了十板，把嚴列宿釋放回家，限三日完糧。

嚴列宿因天已夜了，尋了下處，住了一夜。次早回到家中，走進房去，好好的還穿了新海青、新鞋、新帽，不是昨夜成親的那個新郎。新人肚裡明白，曉得吃了人虧，口裡一字也不曾說破，只問：「還欠多少錢糧？」新郎說：「得二兩五六錢方夠。」新人將自己的簪環首飾拿了幾件，教他丈夫即刻回去完了錢糧，不可再遲。新郎果然持了首飾，回到縣裡，換銀納糧。新人到一更天氣，等人睡盡了，穿著得齊整，用帶在自己房裡吊死了。次日方知。

嚴列星心裡明白，嚴列宿那裡曉得這個原故，就是神仙也猜不著。請了丈人丈母來到都猜不著。一個第二日的新人新郎，又兩夜不曾在家，連親也還未成，怎就吊死？這必定是宿世的冤業。這沒帳的官司就告狀也告不出甚麼來，徒自費錢費事，不如安靜為便。打了材，念了個經，第三日起了五更抬到嚴家墳內葬了。

晚間，嚴列星與老婆賽東窗商議：「可惜新人頭上帶了好些首飾，身上穿了许多衣裳，埋在地裡，中甚麼用？我們趁這有月色的時候，掘開他的墳，把那首飾衣服脫剝了他的，也值個把銀子。」老婆深以為然。

等到二更天氣，兩口子拿了掀鋤斧頭，乘著月亮，從家到那墳上，不上兩箭地遠。嚴列星使■頭掘，老婆使鐵掀除。一時掘出材來，一頓打開材蓋，掀出屍來，身上剝得精光，頭上摘得罄盡，教老婆捲了先回家去。嚴列星還要把那屍首放在材內，依舊要掩埋好了回去。

誰知他來的那路口，有小小的一間關聖廟。那廟往日也有些靈聖，那明水鎮的人幾次要擴充另蓋，都托夢只願仍舊。這晚，關聖的泥身拿了周倉手內的泥刀，走出廟來，把賽東窗腰斬在那路上，把嚴列星在墳上也剝為兩段。把材內的屍首漸漸的活將轉來，遞了一領青布海青與他穿了，指與他回家的道路。

新人走到半路，看見一個女人剝成兩塊，躺在地裡，曉得往家飛奔。走到門口，門卻是掩的，裡邊不曾關門，一直到了自己房門叫門。新郎曉得話都說不出口，只說：「我與你素日無仇，枉做夫妻一場，親也不曾成得，累得好苦！葬過你罷了，你鬼魂又回來作祟？」新人說：「我不是鬼，我是活人。是一個紅臉的人，通似關老爺模樣一般，救我活了。但我身上的衣裳寸絲也沒有了，他遞了領青布道袍穿在這裡。他把一個人殺在墳上，一個人殺在路上，都是兩半截子。我來的時候，那個紅臉的人拿了把大刀，還在墳上站著哩。」新郎說：「有這等奇事！」大聲的叫他哥嫂，那有人應。只得開了門，放他進來，仔細辨認，可不是活人？穿的道袍原來就是他自己的。

點起燈來，去到他哥嫂窗下叫喚，那裡有個人答應。推進門去，連蹤影也是沒有的。心裡疑道：「莫非殺的那兩個人就是他兩口子不成？他卻往墳上去做甚麼？難道好做劫墳的勾當？」叫起兩邊緊鄰來，又央了兩個女人相伴了他的媳婦，又喚起鄉約地方一同往墳上去看，把眾人都不還不信。走到半路，只見兩半截人死在道上，腸子肝花流了一地，旁邊一大捲衣裳。仔細認看，果真是他嫂嫂賽東窗，一點不差。

嚴列宿拾起那捲衣裳抱了，又到墳上，望見一個人怒狠狠站在那裡。眾人縮住了腳，不敢前進，問說：「那站著的是甚麼人？」憑你怎麼吆喝，那裡肯答應一聲。又前進了幾步，仔細再看，不是人卻是甚的？眾人又縮住了腳，拾了一塊石子，說道：「你不答應，我撩石頭打中，卻不要怪！」又不做聲。將那石子剛剛打在身上，只聽梆的一聲，絕不動彈。眾人說：「我們有十來個人，手裡又都有兵器，他總然就是個人，難道照不過他？著一個回去再調些人來！」

誰知人也就都曉得，漸漸的又來了好幾個人，都有器械，齊吶了一聲喊，撲到跟前，仔細一看，卻是莊頭上廟裡的關老爺，手內提了那把大刀，刀上血糊淋拉的，地上躺著兩半截人。倒下頭去細看，真真的嚴列星，有甚岔路？斧子掀■撩在身旁，材蓋材身丟在兩處。眾人都跪下磕了關老爺的頭，嚴列宿要收那屍首回去。眾人說：「這樣異常的事，還要報官相驗，屍首且不要那動，這一夜且輪流守住了。」有回去的，進到廟中，神座上果然不見了關老爺，看那周倉手內的刀卻沒了，也走到廟門檻內，一隻手扳了那門框，半截身子撲出門外，往那裡張看。

鄉約地方連夜挨門進城，傳梆報了縣官。即時催辦夫馬，縣官親來仔細驗看，用豬羊祭了，依舊將那泥像兩個人輕輕的請進廟去站在神位上邊。哄動了遠近的人，起蓋了絕大的廟宇。那新婦周氏方將被騙的原委仔細說出，縣官與掛了烈婦的牌扁。嚴列宿也還置了棺木，埋葬了四段臭屍。這等奇事，豈不是從洪蒙開闢以來的創見！若不是新近湖廣蘄州城隍廟內的泥身鬼判白日青天都跑

到街上行走，上在通報，天下皆知的事，這關聖帝君顯靈，與那聞見不廣的說，他也不肯相信。

只看當初那明水的居民，村裡邊有這樣一位活活的關老爺在那裡顯靈顯聖，這也不止於「如在其上」，明明看見坐在上邊了！不止於「如在其左右」，顯然立在那左右的一般！那些不忠不孝，無禮無義，沒廉沒恥的頑民，看了嚴列星與那老婆賽東窗的惡報，也當急急的改行從善，革去歪心。關老爺是個正直廣大的神，豈止於不追舊惡，定然且保佑新祥。誰知那些蠢物聞見了嚴列星兩口子這等的報應，一些也沒有怕懼！傷天害理的依舊傷天害理，奸盜詐偽的越發奸盜詐偽；一年狠似一年，一日狠似一日；說起「天地」兩字，只當是耳邊風；說到關帝、城隍、泰山、聖母，都只當對牛彈琴的一般。

當初只有一個麻從吾蹣蹣古怪，後來又只一個嚴列星無所不為，人也只說得有數，天也報應得快人。到了這幾年之後，百姓們的作孽，鄉宦們的豪強，這都且不要提起；單且只說讀書的學校中，如那虞際唐、尼集孔、祁伯常、張報國、吳溯流、陳驊這班禽獸，個個都傷敗彝倫起來。若要一一的指說他那事款，一來污人的口舌，二來聒人的耳朵，三則也傷於雅道，四則又恐未必都是那一方的人，所以不忍暴揚出來。但這班異類，後來都報應得分毫不爽，不得不微微點綴。那些普面的妖魔鬼怪，釀得那毒氣直觸天門，熏餞得玉皇大帝也幾乎坐不穩九霄凌虛寶殿！倒天下旨，到了勘校院普光大聖，詳確議罰。

誰知這人生在世，原來不止於一飲一啄都有前定；就是燒一根柴，使一碗水，也都有一定的分數；連這清水都有神祇司管，算定你這個人，量你的福分厚薄，每日該用水幾斗，或用水幾升，用夠就罷了，若還灑潑過了定住的額數，都是要折祿減算，罪過也非同小可。可見這人生在那有水的去處，把水看得是容易不值錢的東西，這那孟夫子也說是：「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，無弗與者，至足矣。」你卻不知道那水也是件至寶的東西，原該與五穀並重的，也不是普天地下都一樣滔滔不竭的源流。

就是山東古稱十二山河，濟南如跑突、芙蓉等七十二泉。這等一個水國，河潤也該十里。西南五十里內，便有一個炒米店，那周圍有四五十里之內，你就掘一二萬丈，一滴水泉也是沒有的，往來百里，使驢驛馱運。這個所在又是通泰安的大路，春秋兩季，往泰安進香的，一日成幾十萬人經過，到了這個地方，不要說起洗臉，就要口涼水呷呷救暑，也是絕沒有的。

就是濟南的合屬中，如海豐、樂陵、利津、蒲台、濱州、武定，那井泉都是鹽鹵一般的鹹苦。合伙砌了池塘，夏秋積上雨水，冬裡掃上雪，開春化了凍，發得那水綠威威的濃濁，頭口也在裡面飲水，人也在裡邊沒用。有那仕宦大家，空園中放了幾百隻大甕，接那夏秋的雨水，也是發得那水碧綠的青苔；血紅色米粒大的跟斗蟲，可以手拿。到霜降以後，那水漸漸澄清將來，另用別甕逐甕折澄過去，如此折澄兩三遍，澄得沒有一些滓渣，卻用煤炭如拳頭大的燒得紅透，乘熱投在水中，每甕一塊，將甕口封嚴，其水經夏不壞，烹茶也不甚惡，做極好的清酒，交頭吃這一年。

如河南路上甚麼五吉、石泊、徘徊、冶陶、猛虎這幾個鎮店，都是砌池積水。從遠處馱兩桶水，到值二錢銀子；飲一個頭口，成五六分的要銀子。冶陶有個店家婆，年紀只好二十多歲，辦得那臉就如鬼畫符一般，手背與手上的泥土積得足足有寸把厚。那泥積得厚了，間或有脫下塊來的，露出來的皮膚卻甚是白嫩。細端詳他那模樣，眼耳鼻舌身，煞實的不醜。叫了他丈夫來到，問他說：「那個婦人這等齷齪，擗餅和面，做飯淘米，我們眼見，這飯怎麼吃得下去？」那人說道：「這個地方，誰家是有水來洗臉的？就是等得下雨，可以接得的水，也還要接來收住，只是那地凹裡收不起的，這才是大小男婦洗臉洗手的時候哩！」只得加了二分銀子與他，逼住了叫他洗臉洗手，方才許他和面淘米。誰知把那臉洗將出來，有紅有白，即如一朵芙蓉一般；兩隻胳膊，嫩如花下的蓮藕，通是一個不衫不履淡妝的美人。

再如山西，象這樣沒水的去處比比都是。單說一個平順縣，離潞安府一百里路，離城五里外，止有淺井一孔，一日止出得五桶水，有數——縣官是兩桶，典史教官各一桶，便也就渾濁了。這是夏秋有雨水的時節，方得如此；若是旱天，連這數也是沒有的。上面蓋了井庭，四面排了欄柵，專設了一名井夫晝夜防守，嚴加封鎖。其餘的鄉紳庶士休想嚐嚐那井泉的滋味，吃的都是那池中的雨雪。若是旱得久了，連那池中都枯竭了，只得走到黎城縣地方。往來一百六十里路，大人家還有頭口馱運，那小人家那得頭口，只得用人去挑。不知怎樣的風俗，挑水的都盡是女人。雖是那婦人，都也似牛頭馬面一般，卻也該叫他挑水！畢竟也甚可憐。

看了這等乾燥的去處，這水豈是好任意灑潑的東西？說起那明水的會仙山上數十道飛泉，兩三掛水簾，龍王廟基的源頭，白雲湖浩渺無際，誰還顧說這水是不該作踐的，作踐了要罪過人子如此等念頭？且是大家小戶都把水引到家內，也不顧觸犯了龍王，也不顧污濁了水伯，也不顧這水人家還要做飯烹茶，也不顧這水人家還要取支敬天供佛。你任意濫用罷了，甚至於男子女人有那極不該在這河渠裡邊洗的東西無所不洗。致得那龍王時時奏報，河伯日日聲冤。水官大帝極是個解厄赦罪的神靈，也替這些作禍的男女彌縫不去，天符行來查勘，也只得直奏了天廷。所以這明水的地方，眾生諸惡，同於天下，獨又偏背了這一件作踐泉水的罪愆。於是勘校院普光大聖會集了二十天曹，公議確報的罪案。

那二十曹官裡面多有說這明水的居民敢於奢縱淫佚，是恃了那富強的豪勢；那富強卻是藉了這一股水利：別處夏旱，他這地方有水澆田；別處憂澇，他這地方有湖受水。蒙了水的如此大利，大家不知報功，反倒與水作起仇來，況且從古以來事體，受了他的利，再沒有不被他害的，循環反覆，適當其時。

卻是玉帝檄召江西南昌府鐵樹宮許旌陽真君放出神蛟，瀉那鄰郡南旺、漏澤、范旭、跑突諸泉，協濟白雲水吏，於辛亥七月初十日子時決水淹那些惡人，回奏了玉帝。那玉帝允了所奏，頒敕許真君覆勸施行，但不得玉石俱焚，株連善類。許真君接了天旨，放出慧眼的靈光，照見那明水的惡孽，俱與那天符上面說的一點不差，善人百中一二，惡者十常八九。

到了五月一日，真君扮了一個道士，雲遊到繡江縣，漸次來到明水地方，歇在呂祖閣上，白日出來沿門化齋，夜晚回到閣上與那住持的道士張水雲宿歇。那張道士是一個貪財好色、吃酒宿娼，極是個無賴的惡少，也就是地方中一個臭蟲。每日家大盤撕了狗肉，提了燒酒，拾了胡餅，吃得酒酣飯飽。間或陰天下雨，真君偶然不出化齋，他就一碗稀湯水飯，也不曉得虛讓一聲。幾番家吃醉了，言三語四，要攆真君出去，說：「我這清淨仙家，豈容遊方濁骨混擾玄宮！」真君也憑他囉唆，不去理他。他坐了一把醉翁椅子，仰天蹣腳的坐在上面，見真君出入，身子從來不曉得欠一欠。

一日，把那椅子掇在當門，背了呂祖的神像，坐在上面鼾鼾的睡著。真君要出去化齋，他把那殿門擋得縫也沒有。真君歎息說道：「『指佛穿衣，賴佛吃飯』；你單靠了純陽，住這樣乾淨涼爽的所在，享用十方。這樣的佈施，怎就忍得把屁股朝了他面前，這般的褻瀆？我待要教訓他一番，一則他的死期不遠，二則我卻為甚管那純陽的人？」躊躇了半會，真君從他的旁首擦出去了。

真君每日化了齋，或到人家門上誦經一卷，或到市上賣藥一回。賣的那丸藥，就在那面前地下的泥土取些起來，吐些唾沫和泥，人豈有信他是仙丹的理？不惟不買他的藥，見他這等，連齋也都不肯化與他。一個人慌張張從真君面前走過。真君說道：「漢子，你住下！你的娘子產難，別人是沒有藥的；你把我這一丸藥急急拿回去，使溫水送下。這藥還在兒手中帶出，卻要取來還我。」那人大驚：「娘子生產不下，看著要死，他卻如何曉得？但這泥丸如何得有效驗？他既未卜先知，或者有些效驗也不可。」持了藥跑得回去。那娘子正在那裡碰頭打滾，他倒了一些溫水，把那藥送了下去，即時肚裡響了兩聲，開了產門，易易的生下一個白胖的小廝，左手裡握了他那一丸藥。那人喜得暴跳，拿了這藥，忙到他賣藥的所在，真君還在那裡坐著。這人千恩萬謝，傳揚開去。

人偏是這樣羊性，你若一個說好，大家都說起好來；若一個說是不好，大家也齊說不好。這泥丸催產原也希奇，那人又更神其說，圍攏了無數的人，亂要買將起來。真君說道：「你們且不要留錢，只管把藥取去，照症對了引子吃下。我這藥也全要遇那緣法：若有緣的吃下去，就如拿手把那病抓了的一般；你若是沒有緣的，吃也沒用。所以你們吃下藥，有效驗的，送錢還我不遲。」那些有病吃藥的，果如真君所說，有吃下即好的，有吃了沒帳的，果然是「藥醫不死病，佛度有緣人」。從此後真君賣藥大行，當了人，旋和泥，旋搓藥。賣藥的錢，也有舍與貧人的，或遇甚麼生物買來放了的。忽然後來不賣了丸藥，賣起散藥來。那散藥也不是甚麼地黃、白朮、甘草、茯苓合的，也是那地中的乾土，隨抓隨賣。拿去治病，那效驗的，與丸藥的功用一般。

到了七月七日，真君說道：「我與你們眾人緣法盡了，初十日我就要回我家山去。趁我在此，要藥的快些來要！不止治病，即遇有甚麼劫難的時候，你把我這藥來界在門限外邊，就如泰山一般的安穩。」只是那些讀書的半瓶醋，別的事體一些理也不省，偏到這個去處，他卻要信起理來，說道：「世間那得有這等事來！成幾兩子買了參朮金石，按了佐使君臣，修合■咀丸散，拿去治那病症，還是一些不效，如今地下的泥土，當面和了哄人，成幾百幾千的騙錢！又說什麼劫難的時候，把藥界在門前，可以逃難。如此妖言惑眾，可惡那地方總甲容留這等妖人在此惑世誣民！」大家誹謗。只是那些愚民百姓信從得緊，每人成兩三服的買去，每服多不過兩三茶匙。從初七賣到初九日晚上，真君也不曾回到呂祖閣去，霎時不見了蹤影。那些百姓，買得藥的，有得至誠收藏的，也有當頑當耍，雖然要了來家，丟在一邊的。

卻說那呂祖閣的住持張道士見真君夜晚了不來，喜得說：「這個野道足足得攪亂了我兩個月零四日，此時不來，想是別處去了。待我看看他的睡處還有遺下的甚麼東西沒有。」叫徒弟陳鶴翔持了燭，自己跟了，看得一些也沒有甚麼別物，只他睡覺的屋裡山牆上面寫有四句詩，細看那墨跡淋漓，還未曾乾。那首詩道：

簪冠芒履致翩翩，來往鄱陽路八千。不說鐵官當日事，恐人識得是神仙。

那張水雲合陳鶴翔見了，不勝詫異，只是不曉得那詩中義理，不知說得是甚，但只心裡也知道不是個野道士，必定是個神仙。兩月來許多傲慢於他，自己也甚是過意不去。懊悔了一歇，收拾睡了。從此睡去，有分教張水云：不做仙宮調鶴客，改為水府守鮫人。且看下回消繳。